

『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的意义及启示

祝 帅

本文所谓的“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指的是“浸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这是中国书协在2021年举办的“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以下简称“伟业”)中首次提出的一种创作理念,2022年,在“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以下简称“征程”)中再次得以贯彻落实。以往在各种艺术创作中谈方法乃至方法论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对于传统书法领域而言,似乎只有“书法研究方法论”,很少谈“书法创作方法论”,甚至有一种延续已久的观念认为,书法创作需要“自然书写”,反对一切方法和方法论,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书法创作实际的。尤其是以往书法创作理论多局限在笔法、墨法、字法等技法层面,对于古人所强调的“字外功”反而有意无意有所忽视,或者言之不详,此时,“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就进一步显示出其对于匡正书坛时弊的积极意义。

且不说古代书法家的创作是否都如文学作品中所说的那样“怀素自言初不知”,就当代书法创作而言,创作代表性作品的时候,显然是有某种前期的酝酿、构思乃至设计的程序在的。在今天,书法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并且蓬勃开展的中国当代书法创作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艺术形式的语言能够表现和讴歌新时代,因此其对象已经是当代视觉艺术创作,应符合视觉艺术创作一般的流程。所谓“一蹴而就”甚至“直播书写”的书法创作虽然不是天方夜谭,但至少并非当今书法创作的主流。关于这种书法创作的研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心理学研究中还偶有出现的话,那么在今天书法史研究中算是久违了。有鉴于此,中国书协配合专题大展,结合创作实践提出“三段式”书法创作的方法论,不仅对于当代书坛创作风气有某种指导意义,对于书法理论研究来说也带有某种范式性的创新。

所谓“浸入式感受”,有些类似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所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或者考古学、人类学学者所说的“下工地”“做田野”一类的工作。中国书协要求“伟业”“征程”两次专题展览的部分作者走一线、下基层,对自己即将用文字和笔墨表达的对象进行深入调研、感受和体验。比如,书法家李明创作表现的对象是2017年时代楷模张昺,他是一位“淬火英雄”,作为一名特警,他用血肉之躯抵挡歹徒的爆炸物,虽然大难不死,但在英雄的身躯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李明近距离走进了这位英雄,当面聆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这是一种无法取代的“在场”的体验。在美术创作中,构思一幅巨制之前,艺术家经常使用“写生”“采风”等创作手法来体验生活,其实这种经历对于书法创作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在某些时候,这种体验或许是一种直观的冲击,在另一些时候,这种体验或许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触动。就像欣赏一件经典书法作品最理想的境界一定是面对“原作”,创作一件具有情境性的书法作品也最好身临其境。正如人类学家如果不做田野工作,或者考古学家如果不下工地,那么他的研究至多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谓“体验式书写”,指的是上面所说的这种浸入式的感受要贯穿体现在整个书写过程之中,要求体验与创作之间具有一种同构性,并用书写过程表达了自己所获的震撼。美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在这里可以理解,书法家的内心感受也能够通过某种心理机制“转译”到所创作的作品之中。仍以李明为例,可以想见,书法家在创作讴歌这位淬火英雄的作品时,脑海中所浮现出的一定是英雄在火海中搏斗的场景,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统摄整个书法创作的过程。可以说,有没有这种浸入式的感受或许能够让所创作的作品面貌出现本质差别。这种感受与书写《祭侄文稿》的颜真卿或书写《寒食帖》的苏东坡虽然经历不同,但对于书法作品来说却有共同意义。由此,体验式书写作为一种书法创作方法论也与业界长久以来所诟病的“抄写唐诗宋词”等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所谓“主题性创作”,指的是汇聚此前两步调研、创作的最终成果。如果说“浸入式感受”和“体验式书写”说的是一个前后连续的创作过程的话,那么可以说主题性创作是对这一创作过程的概括和丰满。尽管主题性创作是“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的第三个阶段,但这个阶段显然不是前两步完成之后递进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观念,从一开始就统摄整个创作过程,并且在最后一个阶段完成书法作品。在主题性创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文辞内容的创作与书法形式的创造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有了“浸入式感受”和“体验式书写”,从而保证了当代书法创作中的“主题性创作”与其他领域相比有了更为丰厚的内涵,把中国书协提出的“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描述为既是当代书法创作领域深入生活、表现时代的创作模式,也是书法理论研究的一种理论创新可以说并不为过,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也值得书法界、理论界进行深入解读。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要想形成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派或者范式,还需要在内核、构成及其严密性等方面不断深入检验、丰富和完善。作为刚刚问世不久的一种新的创作理论,“三段式”的书法创作方法论也不例外,还有待于从理论、实践多个方面不断完善自身。例如,从检验标准方面来说,我们是否可以清晰地对作品中“沉浸式感受”的成分进行书写形态方面的辨识和评价,也就是说完成一种社会科学所要求的“概念操作化”,从而划定其中的界限?所谓的“体验式书写”与一位风格已经趋于成熟的书法家日常风格之间的理想比重是什么,又该如何厘定书写内容的基调与书法家平素所擅长的书法风格基调之间的矛盾?至于“主题性创作”究竟是否应该成为书法创作中的常态,甚至从“专题展”走入“兰亭奖”“国展”等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书法创作平台,以及如何判定一件“主题性创作”与一件“非主题性创作”作品在艺术水准之间的高下?对于这些当代书法创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书协及有关专家显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思考,也通过“乌海论坛”“绍兴论坛”等大型当代书法创作的专题论坛进行了激烈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但是相对于整个艺术领域来说,书法艺术对于当代的探索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主题性创作方面的起步也远远落后于美术等其他兄弟艺术门类,因此目前的探讨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在古老的书法艺术可以表现当代生活这一问题上不断凝聚共识,关于书法的当代性、书法创作等基础理论的思考必将在未来书法领域成为显学,从而一改书法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画中有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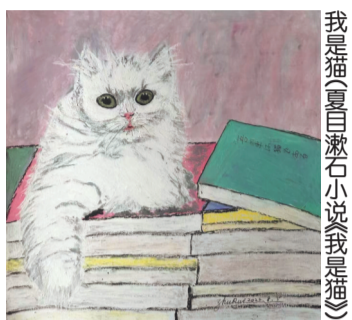
朱 蕊



坐看风云起



岁月不改美人



我是猫(摘自白小小说《我是猫》)



回眸



旋转的苹果

某日,当拿起笔,面对一枚草莓,画下第一根线条时,突然周遭安静下来,就像回到了从前,那时,一切都慢了下来,可以看见天上云卷云舒,也可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草莓被描绘着,就像它在自然生长一样,内心安静安稳到听到了生长的声音,闻到春天泥土的气息,似乎还有宽阔舒缓的音乐,有时是舒伯特的小夜曲,有时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时而浪漫,时而明朗真挚,时而深刻。这都是现在想象的,其实,就是安静,安静到心生欢喜。为了获得这种感觉,七百多天的日子,就在这安静如水的清溪里,缓缓流逝。

安静,也就没有功利,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了,在纸上笔走龙蛇随心所欲,这时对“自由”“自在”的哲学释义似乎也有了一点体悟,就像《五灯会元·卷

第八》中所说,“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自由自在。’曰:‘见后如何?’师曰:‘自由自在。’”自由和自在,从来都是难以企及的,却在漫无目的的涂鸦中偶然相遇。有时想,大概目的性恰是“自由”和“自在”的限定吧。“舍”和“得”的两面,须要舍了才能得到,或者得也得舍。舍了功利,或可得自由。

罗兰·巴特说:“阅读?但那是我的工作。写作?也是,我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画画。它是一种绝对没有理由的活动,身体的,归根到底是美学的,同时又是真正使人放松的,真实的懒惰,因为画画并不涉及任何骄傲与自恋——因为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对我来说,画得好与画得不好,结果都一样。”每个人都不愿意永远被严肃的工作束缚,能够在工作以外做没有拘束的事情甚至无所事事乃人之所

“时代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3月2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承办的“时代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富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勇,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牛克诚,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马锋辉,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致辞。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常务副院长崔进主持。

本次院展自2022年春开始筹备,历时一年得以成展。展览不仅涵盖国画院48位在职、退休、外聘艺术家近年创作的精品力作,同时还展出106位历届特聘创作研究员和部分特邀画家的实力佳作共241幅(套)。这些艺术家均为当前国内各大艺术机构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其鲜明的艺术风格、较高的绘画水准和良好的社会形象被各界广泛认可。“时代新

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展”在近800米的展线中,不仅展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的整体创作实力,也集中、全面、客观地体现出当代中国画创作之盛况。

展览主题为“时代新象”,表现出新时代中国画的时代表情,反映着当代中国画家对传统中国绘画技法之赓续与对时代精神的领悟,表现内容饱含着对国家、人民的深情,蕴藉着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的真切感受。院展作品不但具有高超的艺术审美,更具有深切的时代关怀。展览表明,生活和人民是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只有坚持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坚持以时代先进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为基础,在中国画领域进行积极有益的语言探索,才能够书写出不负时代的浓墨重彩的艺术篇章。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其间还将举办“时代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展”的专题理论研讨会。

愿。于我来说,画画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没有画得好和不好的评价负累,安然地随波逐流,这是否也是一种懒惰呢?

虽然不在意评价,但在涂鸦中学习也是一种乐趣。西方绘画有四千多年历史,从古代绘画、中世纪绘画到文艺复兴三杰,还有巴洛克与洛可可,到新古典主义、印象派乃至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其中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流派纷呈,画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卡拉瓦乔、克劳德·莫奈、亨利·马蒂斯、毕加索……几至流连忘返。而中国画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的绘画起源追溯到传说年代,作品汗牛充栋。传统中国文人一般以寄情山水、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而追求美,追求所谓的“天人合一”,他们退避到山水中,笑傲江湖。有“文人画”之所谓。苏轼在文人画方面的许多观点,影响深远,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去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他强调神似胜形似,最耳熟能详的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实神似比形似是更高的要求,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有历代文人画家在前,高山仰止,也有时能领会于万一,文人画家在画中所体现的情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的精神。

再说,文学和艺术历来是相通的,王维也是诗人画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更是代表人物,即如汤显祖在评点《花间集》时,评语也多有借鉴绘画艺术,如在评诗中说“得画家三昧”,或“皆诗如画”,或在尺幅中,或“亦画家七十二色之上最上乘”等。

当我偶然拿起画笔时,似乎并没有过多想法,但可能一切都尽在安排,偷闲的人最终选择了懒惰。而懒惰也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寻找精神的乐趣,在画中安放心灵,安放时间,或许这也可称之为一种画中有诗。

作家水墨

林放

「根植南粤」展览开幕 八十七件佳作讲好广东故事

由广东画院、广东省美协联合主办,湛江书法院、茂名市书法院、阳江书法院、潮州画院、汕头画院等单位协办的“根植南粤:广东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作品展(第一回)”日前在广东画院开幕。

展览汇聚了广东画院在职画家、主题创作特聘画家以及7个地市美协、画院的主要美术创作力量,集中呈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以及表现广东和大湾区人民生活发展变迁、现代化社会进程、新时代城乡面貌等不同题材的8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立意鲜明、形式多样,时代气息强烈,充分展现了广东艺术家立足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责任担当。

广东画院副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郑阿萍说,通过本次“深扎”活动,我们真切感受到,艺术家只有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进生活源头才能收获真情实感,才能以饱满的热情与动力从生活源头去挖掘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才能创作出有筋骨、有温度、接地气的现实主义艺术精品。本次活动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为今后的主题实践活动和“绿美广东”艺术创作项目提供更多有益思考。

当日还举行了“根植南粤:广东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作品展(第一回)”工作座谈会。会议邀请众多专家参会,围绕“深扎”的机制建设、价值意义、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等话题展开探讨,旨在推动广东文艺创作、研究繁荣发展,共同孵化“大作”讲好广东故事。

作为广东画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根植南粤:广东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力求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增进各地市美术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当地美术发展,挖掘更多基层美术人才,团结全省美术创作力量,为广东美术形成百花齐放的艺术生态提供更多借鉴与启示。(粤 闻)



南海之滨 郑阿萍 作

Advertisement for '文学港' (Literary Harbor) magazine, 2023年第3期目录总第292期. Includes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根官佛国', '一切消失都是更新', '流浪与潜逃', etc.

Advertisement for '脊梁' (Spine) magazine,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文学双月刊. Includes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诗歌 背着闪电移动', '如果你是一把扳手', '电网“神医”', etc.

Advertisement for '征稿启事' (Call for Submissions) by Nanhai Heart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rvices Co., Ltd.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details about the submission process.